

# 从《聊斋志异》看中国传统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马 兰

(云南开放大学文化旅游与国际交流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留仙笔下的花妖狐媚可谓姿态各异、风情万种，众多人鬼相恋、人妖相恋的爱情故事，今天读来仍令人陶醉神往。《聊斋》这座爱情“大观园”，大约可以囊括世间各种真挚之爱了，一大批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女性人物形象在书中熠熠生辉。可以说，《聊斋志异》充分寄予了中国传统男性对理想女性形象的期望。

**【关键词】** 《聊斋志异》；传统男性；女性形象；理想形象

DOI: 10.18686/jyyxx.v2i3.33337

爱情，是文学创作中源远流长、百写不厌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多少文豪都探讨过爱情的甜蜜以及迷人的奥妙。蒲松龄的《聊斋》可谓是一座爱情“大观园”，在这部作者呕心沥血四十余年的著作里，五百多篇作品将近有四分之一是写爱情婚姻的。蒲松龄在《聊斋》中赋予了爱情更为坚实、深刻的社会内容，更有层次、更复杂的精神感受，以及更高的精神价值。在创作上，蒲松龄避免了走“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老路，杜绝了描写“绝代名妓从良，美人配英雄”的陈旧主题，更是摒弃了“男子高中状元郎，小家碧玉被抛弃”的烂俗题材，而是用点睛之笔、精妙之语、敏捷之思在“聊斋”中创建了新型的爱情“大观园”。他笔下的每一种爱情都是这园中的一朵奇葩，它们姚黄魏紫，卓越生姿，让人耳目一新。而这些爱情故事中姿态各异的女主人公，又何尝不是中国传统男性心中深层次隐藏的期望呢？“雄来吾有利剑，雌来当开门纳之”，这样浪漫的爱情又何尝不是普遍男性心中所渴慕的爱情的理想境界呢？

蒲松龄创作的诸多花妖狐媚，或天真爽朗、或风流羞怯、或成熟妩媚，可谓风情万种。但这些女子身上都具有一些显著共性，即她们都是美貌多情、大胆主动的，更是纯洁善良、心灵高尚的，同时还各自极具鲜明的个性色彩，有着很高的辨识度。譬如娇娜的大方理性，婴宁的天真浪漫，红玉的勇于牺牲，莲香的坚贞不泯等。这些女子个性鲜明生动，对爱情主动追求、大胆执着，并且聪慧机智、爱憎分明。这些形象是作者幻想化的产物，更集中体现了作者或者说中国传统男性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

在这座爱情“大观园”里，有纯真浪漫的爱情，如《婴宁》。婴宁“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她嗜花爱笑，天真无邪，真正像山花一样浪漫，像山泉一样纯净，丝毫没有受到封建礼教、世俗人情的摧残和污染。婴宁是作者所塑造的理想女性形象之一，她玉一样莹彻，花一样时刻展露她的笑靥和心灵。这样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空谷足音，高山雪莲”，足够使人们精神为之一振。她和王子服的爱情是清新、纯真、浪漫的，具有如梦如幻、扑朔迷离的艺术美感，令人神往。

《红玉》这部作品，则展现出一种深沉伟大的爱情。

红玉对冯相如的爱，深沉而炽烈，并且不求回报，即使不能与所爱相依相守，也不能改变其所爱者之爱。红玉要使她的心上人生活得幸福，因此红玉对冯相如主动来投“与订永好”，在受到冯翁斥逐后离去。当冯相如遭到豪绅的欺凌，父亲、妻子相继死去，冯相如“孤影对四壁，幸邻人怜之食饮”，生活濒临绝境，在这种情况下红玉再次主动来到冯家，为之重建家道。红玉的爱情是深沉而赤诚的，即使不得与所爱者相爱，甚至曾被对方厌弃，她也只是默默承受着不得相爱的痛苦，依然挂念着对方，时刻关注着对方，当对方遭遇困难不幸时，马上就义无反顾的挺身相助。红玉的这种爱，是一种不求回报的无私之爱，可以说是爱情中的最高境界，是两性关系中最丰满、最高尚的表现，更是为众多男性所渴求的。

蒲松龄尤其可贵的是在《聊斋》中塑造了一种在当时具有很强进步意义的爱情——知己之爱。《连城》就是一部刻骨铭心的知己之爱。连城和乔生的爱情萌动并非出于外貌吸引，而是出于“知己”之感，从知己进一步发展为爱人。两人不以貌取人，而是注重心灵相通，他们一起为情生、为情死，甚至为了在一起而“慕死不慕生”。这种心灵相互沟通，精神上连为一体的知己之爱，以及为此奋不顾身的牺牲精神，是一种具有新时代色彩的爱情。它大胆的突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爱情婚姻模式，男女双方都勇于主动追求，并且把爱情建立在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基础之上，重视精神层面的默契交流，这种灵魂相交的知己之爱，时至今日都是现代男女所追求的理想两性关系。

在这座爱情“大观园”中，蒲松龄还构建了一种境界高远，在清朝初年可谓空谷绝音的理想主义之爱。他在《聊斋志异·自序》中说过“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由此可见，蒲松龄实际是在花妖狐媚的情影和诗情中寻找他的知音，寄托他的人生理想，《娇娜》一文最可体现这种深意。狐女娇娜和孔生青梅竹马，相互爱慕，但因父母之命不可违，孔生娶了年长的松娘，娇娜长大后嫁给了吴家。然而，爱情有着不可磨灭的魔力。当娇娜一家面临雷霆之灾时，孔生在天崩地裂之时仗剑威立于其中，与娇娜矢共生死，为救娇娜奋不顾身，勇

敢地为爱献身。娇娜见状，大哭曰：“孔郎为我而死，我何生矣！”并当众“自撮其颐，以舌度红丸入，又接吻而呵之”，可谓“报之者不啻以身”了！然而，蒲松龄并未按照传统的写作套路去安排她们“双美共侍一夫”，其用意何在？“异史氏曰”点破了迷津：“余于孔生，不羨其得艳妻，而羨其得腻友也。观其容，可以疗饥；听其声，可以解颐。得以良友，时一谈宴，则色授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矣。”男女双方精神上的契合无间，远胜于肉体上的结合。这种爱情，既有烈焰的火热，又具有永不衰退的恒久生命力。蒲松龄推崇的这种“色授魂与”的两性关系，超越了“颠倒衣裳”的肉体关系，甚至超越了颠倒神魂的普通爱情，他即写了两性吸引，又写了两情相通，更是两个灵魂的相知相交。蒲松龄高度赞颂了这种为纯洁爱情而献身的精神，这是理想主义之爱，是彼此心照不宣、彼此尊重之爱，更是“发乎于情，止乎于礼”的爱，真挚、热烈而又充满理性。这种感情是超出爱情、友情之外的另一种亲密感情，也是当今很多男女所向往的一种自由、自然而亲密的两性关系。娇娜的形象特别符合众多中国传统男性内心的愿望，都渴望拥有这样一个既是灵魂伴侣又彼此欣赏、彼此珍惜的女性，是朋友、是亲人，更是精神上的爱人。

在《聊斋》诸多的爱情故事里，蒲松龄让男女主人公都对爱情忠贞不渝，敢于争取，为此拼搏，让男女主人公都愿意为了爱情而倾其所有，为爱痴，为爱狂，历经艰险，生死相依。这样深刻的爱情怎能不令人感动？不令人神往？蒲松龄在这些故事中表现出一种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想，较之以往文学作品中的爱情故事，他明显地让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投入程度接近于平等。他极大地改变了女性在爱情中总处于被动依附的传统地位，打破了正统儒教对女子言行的严格束缚和男尊女卑的男权主义思想。他让男主人公为爱倾心、为爱痴狂、为爱不顾生死、不顾功名利禄，更让女主人公为爱大胆执着、主动追求、不计回报、富于牺牲精神。这种彼此间平等自由、感情真挚的两性关系，继承了宋元时期文人尊重女性、重视女性、视女子为人生知己的可贵精神。蒲松龄还将这种精神做了更深刻的发展，在思想深度和生活广度上都较前代加深加大，《聊斋》中的女性不仅需要爱情和婚姻中的人格平等和相互尊重，更追求男女双方都要敢于为争取爱情婚姻的自由而富有反抗精神。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已经鼓励女性地位提升，支持她们人格平等观念的觉醒，其思想进步意义是宝贵而又深远的。无怪乎人们称赞《聊斋》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

说的最高峰，把文言小说创作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当然，这是和《聊斋》所反映的另外两个重要主题结合所得出的结论（其一为揭露和批判科举制度的弊端；其二为暴露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说到：“读《聊斋》，不做文章看，但做故事看，便是呆汉。”的确，《聊斋》借传奇的手法来志怪，在对花妖狐媚之类故事的描述中，塑造了一群个性鲜明、气韵生动的女性形象，展示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爱情主题，赞美了人类最真挚的情感，并大胆的提出了几种新型的两性关系，看似通俗浅显的故事实则蕴含了很多深刻的人性。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如此评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诞而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外，示以平常，使花妖狐媚，多具人情，和蔼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鹤起，知复非人。”蒲松龄正是抓住了人物的本质特征，倾注了自己的爱憎情感，寥寥数笔，就把描写对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她们亦人亦鬼、亦人亦狐、亦人亦仙，作者把幻域和真实巧妙结合在一起，把现实和超现实情节有机叠加，使花妖狐媚成为现实人生的理想化人物。同时，蒲松龄也适当地保留了其原形的某些本性，使之具有超现实本领，极大增加了艺术形象可塑性的空间，使得这些女性形象可亲、可爱，更可敬，不知不觉中就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迷离的超现实世界，然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读者看到的却是千姿百态的现实人生，获得的是深刻而真实的爱情体验。

作为一名男性文人，蒲松龄在《聊斋》中寄予了他理想中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不仅要有美丽动人的外表，还要有高贵的内在品质，更重要的是要能和男性精神相通，互为知己。这样的理想形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因而作家就用文字创造出一个理想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使自己的愿望或某种人生遗憾得以达成。所以，虚幻的花妖狐媚便成为他对理想女性形象的寄托，也可以说代表了众多男性对理想女性的态度。

在《聊斋》里，一个个饱满而富有个性的女性形象，令人拍案叫绝、爱不释手，雅洁隽永的文学语言，读来使人余香满口。这些特点共同铸就了《聊斋》这座爱情大观园，在这里承载了作者所向往的两性关系，承载了中国传统男性所期望的理想女性形象，更承载了男性和女性共同对坚贞不渝、矢志共生死爱情理想。

**作者简介：**马兰（1980.1—），女，回族，云南昆明人，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参考文献】

- [1] 周明. 从《聊斋志异》看蒲松龄心中的完美女性形象[J]. 文教资料, 2019(3).
- [2] 李志红, 毕研花. 社会性别理论下《聊斋志异》文本统计及其女性形象分析[J]. 蒲松龄研究, 2014(4): 15-28.